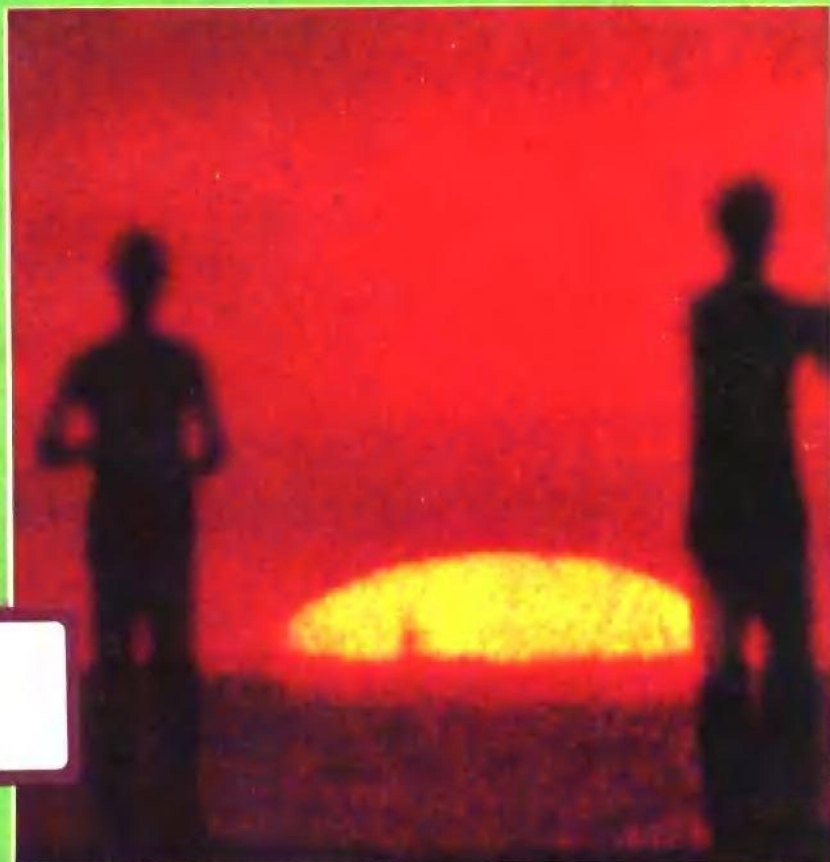


金闽伟 著

荒野里的红飘带

海峡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其实，当她抱着探奇、历险的心，跨入驾驶室，跟这位高龄的单身汉司机，作长途旅行时，便预感到了将有震天动地的事要发生。她青春年少、天资丽质，又是一位高干的爱女，可谓迷人致极，可怎么也想不到的是，如花似玉的她，会将自己神圣、宝贵的“第一次”，主动、欣喜地奉献给这位创伤累累的大司机。

旅途上的秀丽山水、民俗风情、倒爷暗娼，那辉煌的堕落、奢侈的毁灭，令她着迷、震撼、颤栗，也芳心萌动；更使年长的司机思绪翩翩……他终于吐出了藏埋心底的悲伤事，鲜为人知的大惨剧。……终于，在那荒山野岭里，那条神奇、精美的红飘带，将他们俩紧紧地系在了一起……

该书作者以最诚实的笔墨铺写疯狂岁月里的恶梦；以最新颖的思索展示当代人的爱欲；以最美好的祝愿，点染、美化人的灵魂；以最真挚的意愿，带给读者希冀和祈盼。

荒 野 里 的 红 飘 带

金闽伟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7.25印张 2插页 156千字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600

ISBN 7—80534—311—X

I·281(闽)/05 定价：2.95元

第一章

他驾驶着“五十铃”大型卡车，缓缓地驶出运输公司停车场的大门。满满的十吨箱装货物，把八米长的大车箱，堆垒得像座大厦。他按了按低音喇叭，缓缓地打动方向盘，汽车拐了个九十度的弯，朝喧哗的大街上驶去。

这辆日本产的大卡车，驾驶室的设计真是精致、舒适、豪华、气派。且不说里头那安在软塑料上的一个个精美的仪表、音响装置、空调设备，以及座椅背后一长溜的小卧床，单说那高高的坐位和宽阔的前挡风玻璃，任何人置身其中，都会油然升起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此刻，偌大的驾驶室里，只乘坐着两个人，司机和她。这是一对不平凡的男女。司机年满三十九，她芳龄十九。

“柳静，……你这么固执，偏要跟我的车作长途旅行……不害怕吗？你可是孤身一女呀！……要知道，干开车这行当的，十之八九都喜欢拈花惹草，何况我们这驾驶室里就配有卧床……”

司机拉拉白手套，侧过脸，揶揄地对身旁的少女说。

说话间，汽车已驶出了南方M省北部山区这个小县城，奔驰在通往省城的公路上。车内的音响装置正播放着一支悠扬的轻音乐曲子。

“对别人我怕，可对你我就是不怕，一点都不怕。……你很特殊，我们全公司的男男女女哪个不知道你是有名的‘三标兵’、‘三不会’？”姑娘落落大方、谈吐自如。

“‘三标兵’，我知道，不就是安全标兵、节油标兵、文明标兵？可你说的‘三不会’，我的确不明白是指什么了。”司机轻踩油门，放慢车速问。

“真不知道？……告诉你吧，‘三不会’就是我们公司小青年们私下传言的，说你从来不会抽烟、不会喝酒、不会玩女人。……对吧？阿桥。”

少女叫柳静。她此时的言谈似乎很泼辣，可实际上她是个十分朴素、诚实的姑娘。就说她今天的衣着吧，虽说是难得的第一次跟车出行，可她仍和平时一样，穿得既淡又雅，毫不刻意装扮自己。上身是一件乳白色的长袖衫，下身一条漆黑宽松的保龄裤，更惹眼的是，左臂上还戴着一圈黑纱。唯有肩头上背着的那架小巧的进口照像机，方能透出一点儿新潮女性的气息。

“真有意思！他们还给我评上这么个‘三不会’。……大体上说是对的。只是，有时我偶尔也会抽上几支烟的。还有，我也时常喝酒。只不过是从不喝烈性酒，从未烂醉如泥罢了。……至于玩女人嘛，……确实，我确实未曾眠花宿柳过。”

这是一九八八年的中秋时节。天高云淡、晴空万里。司机原名为赵桥，可人们都叫他“阿桥”。他确实是个很不一样的人。他的青春在十年动乱中度过。他曾有过甜美的爱情，也曾有过撕心裂肺的痛苦。而如今，他虽开着日本进口的一流车，有着丰厚的收入和积蓄，可至今却仍然是个孑然一身、

无牵无挂的单身汉。

“所以，我说我一点也不怕你嘛！……你开车开了这么多年，都从未风流过，难道你还会在这驾驶室里对我施于非礼？……再说，那天在火葬场里，当我的情绪处于最悲伤、最痛苦绝望、也最激昂……并不顾一切紧紧地抱住你的时候……你还记得，你当时对我说了些什么吗？……也许你忘了，因为你们男人对许多在我们女孩看来是很重要的事情，当时总是稀里糊涂地说说而已，过后就忘了。……你那天僵直地站立着，这样对我说——‘别怕、别怕，有我呢！……我是你的哥哥，我做你的哥哥吧！’……当时，你的这些话给了我多大的宽慰！可我的双手还是没有松开你那厚实的胸膛……甚至有好长一刻，我还非常的想吻你，真的，在当时，我非常想吻你粗糙的面颊和你高耸的额头……因为当时，我真的把你当作可亲可敬的大哥哥了！……你那天，那么老实，双臂垂下，碰都没敢碰我一下。可今天，你怎么了？吃豹子胆了？……你方才说的那些不三不四的话，是成心逗我，还是吓唬我？”

在摇晃不止的驾驶室里，柳静神态怡然，身子舒展地斜倚在靠背上，她望着前方那变化万端的崎岖公路，和颜悦色地说。

她与赵桥同单位，只是她的工龄很短，还不足一年。她在公司的二保车间当学徒工。她的父亲原是这家运输公司的党支部书记，三年前离休、二个月前逝世。她与赵桥的关系，以往并不密切，只是在她父亲去世时，见到这位主动前往她家忙上忙下帮助料理丧事的赵桥，才对他有了极深的印像，并萌生了一种近乎迷恋的敬重与爱戴之情。

“……嘻嘻，确实，我是在逗弄你、吓唬你呢。可我真是把你当作‘妹妹’了，才那么随心所欲地对你开玩笑呢。人们大多总认为开车的司机每天天南地北地跑，必定都生活得自由自在、轻松愉快。其实不然。我倒是感到很沉闷、压抑和单调。……开车的都这样——我们一钻进驾驶室，踏上油门，就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公路、车速、交会车，以及那防不胜防、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上了……我们不敢抬起头来，看看那盘旋飞翔在蓝天上的山鹰，也不敢侧脸观赏那路边碧绿清澈的溪流和岩峰凸起的群山峻岭。……我们只一心想着赶时间、赶路程、加速、省油、安全……到了货物装卸地，我们不是累得想趴下就睡，就是饿得钻进馆子狼吞虎咽。平时与那些搭车的货主、生意人谈话，尽是谈论各地各类的物价、运费，以及如何走歪门邪道、如何贿赂官员、如何走私贩私、如何逃税抗税。……还有就是介绍坑骗客户的各类方法与技巧，或者介绍某地方、某菜馆又新添了某个更新鲜、更富刺激的陪酒女郎……如此等等。既肮脏又无耻。

“可今天，我能与你这么个年轻漂亮、天真无邪的姑娘，哦，不，应该说是‘妹妹’，我能与你这么个从天而降的妹妹，并肩坐在这驾驶室内，我的心情是多么的畅快呀！……我多想敞开心怀、无所顾忌、无需戒备地对你谈谈话呐！……哪怕是以大哥哥的身份，戏弄戏弄、吓唬吓唬你，也是莫大的快慰和享受！”

汽车在崎岖的山间公路上奔驰着。天气真是好极了。万里的蓝天在几朵白云的陪衬下，分外湛蓝、清澈、明朗。蓝天下的青山是那般绿、那样的绵绵相连。

赵桥的双手紧握方向盘，目盯前方，将车开得既快又稳，柳静则把右手搭在窗门上，将半个头探出窗外，任凭窗外的疾风吹散她的头发。她尽情地饱览着窗外那缓缓向前移来又飞速向后消失的高山峡谷、田野、村庄、树林。

“你的话，我相信，我也理解你！……我并不怕你的戏弄，也不怕你的吓唬。甚至，即使你敢对我非礼，我也不怕！……我倒想真实地体验一下，一位以‘大哥哥’自居的男子汉是如何循序渐进地对一个柔弱无援的‘妹妹’由萌发邪念到伸手作孽的全过程。……而后，就把这一切写下来，整理成一篇小说，寄到某家杂志社去发表。……你不怕吗？我可是学文科的，曾报考北大中文系。虽然被考分无情地淘汰了下来，可你不是很赞赏我的那篇退稿小说《罪》吗？……我是有天赋、有潜力的。我对此深信不疑！我只是遇到了暂时的挫折，或者说是没碰着成功的契机罢了！……我这次跟车出游，并不是单单为了玩，我已不是纯粹闹着玩的年纪了，虽然我还年轻，还可以痛痛快快无忧无虑地玩，可我更渴望创造和发现，更渴望了解社会、了解人……从我父亲去世的那天起，这种渴望就愈发强烈与迫切！”

闽北山区的公路格外蜿蜒曲折，一个个弯道像鸡肠似地盘绕在绵绵巍峨的群山上。山间的公路上，行人和车辆都格外的少。柳静只是偶尔见着一两个肩扛锄头、头戴斗笠的农民在树荫下乘凉，或是在路边踽踽而行；两三辆满载毛竹或木材的汽车迎面开来又相交而过。除此之外，整个山野便是一片沉寂。

此时，赵桥驾驶的“五十铃”正在征服一条坡路。这条既长又陡的险坡，迂曲成五个“阶梯”，逐层分布在一座挺

拔的高山上。汽车虽然满载货物，可爬起坡来，引擎的噪音却依然很小，呼噜呼噜地响，显然它有足够的马力一冲而上，但赵桥却轻轻地加油，让汽车缓缓而行。他神态愉悦自若，显然他很乐意倾听柳静那充满自信、坦诚而又微微含着一点儿狡黠的言谈。正如他平时极乐意边驾驶边倾听轻松的音乐一样。

柳静说他很“特殊”，但她并不知道他的“特殊”是与不幸和痛苦相连在一起的，也不知道他不幸的内容和痛苦的深度。她只大略地了解到，他是省城人，早年下乡插队到北部山区，后来上调到这座县城的这家省属汽车运输公司来当司机，一直至今。她还知道，他的家虽然在省城，但却几乎没有亲人，父母均已亡故，他也没有兄弟姐妹。但他有海外关系，他的一位姑妈，侨居新加坡，很富有，至今还与他保持着联系。正是由于这位姑妈，使他和他的家人在文革期间饱受磨难。半年前，她隐约地听人说，他正在办出国手续，前往新加坡，到他姑妈开办的产业当老板去。可后来，这消息越传越无影，最后消失了。大概是近些年来，出国的人数剧增，人们对出国的传闻，已不再希罕。柳静亦如此，此刻她一点也不想过问，尽管她内心对出国之事存有很大的好奇。她现在很想打听的倒是，他究竟经历过怎样的爱情，致使他这么难忘、这么依恋，以至到今天还不想择偶、结婚。

“……接着说下去吧，柳静。……你的嗓音真好听！尖细、响亮、清晰、悦耳，是典型的少女嗓音！……呵，我真像是置身在渺无人迹的森林里聆听百灵鸟的鸣唱一样！太奇妙了，你的声音！……你激起了我许多的回忆，往事的回忆！……啊，你接着谈，接着说下去吧，我渴望听你的嗓

音！……你刚才谈到哪了？……嗯，是谈到你‘渴望了解社会，了解人’……是吧？呵，我今天的心情真是太愉快了！”

其实，柳静的嗓音并不是他真正愉快的原因，令他兴奋的是，他已办好了出国的签证，他瞒着所有的人，悄悄地办妥了一切。一星期后，他就要走了，就要远离祖国到新加坡去了。这是他最后一次出车，他就要告别他的方向盘了。

“是谈到这儿。我会接着谈的。……你说我的嗓音很动听，这我早知道了，与我相识的人，几乎都这么赞赏和夸奖我。所以，你就不必再夸奖我了。……否则，我会在你的赞美之词的攻击下，沉醉、迷糊的。……要知道，姑娘最喜欢又最害怕的便是甜言蜜语了。”柳静闪着既大又亮的眼睛，瞟了一眼赵桥，又接着说，“其实，你应该夸夸你自己，你的身上不也有很多优点吗？……你的青春那么坎坷、你的经历那么曲折、你往日的的生活那么艰苦，可这一切不仅没有压垮你，反倒让你更加精神抖擞、意气风发、稳重沉着。虽然你整整大我二十岁，可我总觉得你的外貌比你的实际年龄更年轻，也远比与我同龄的许多男子更成熟、潇洒和超脱。也许正因为你有这些可贵的优点，我才怀着对你的一片崇敬与信赖，以及那莫名其妙的激情，踏上你的驾驶室，单身一女，跟车出游呢。”

柳静不仅嗓音好听，而且人也长得漂亮。大概是在婴儿时，她的父母对她作了特别加工的缘故，她的后脑勺十分的扁平，以致使她长大成人后的脸颊既宽又大，仪态万方。加之她那一对天生的大黑眼，便使她整个容貌与所有别种漂亮脸型的姑娘相比起来，显得更加天资丽质、风姿卓著。她的身段也极为优美。她的父母都是东北吉林人。她的父亲个头

高大干瘦，而她那终日在家忙着家务的母亲则像苏联农妇似的丰腴健壮。由于柳静很好地结合了父母遗传下的优秀基因，使她不仅身材高大、丰满，而且就连性格也格外坦诚、爽朗。若不是她那娇嫩的面容还留有天真稚气的神韵，人们还真不敢相信她是个年仅十九岁的少女。

“阿桥，你也谈谈自己吧……你的嗓音也很好听！洪亮、深沉、粗旷、激昂……是标准的男子汉嗓音！……你刚说的那句话很有意思，你说我的声音激起了你‘许多的回忆，往事的回忆’，究竟是什么‘回忆’？什么‘往事’啊？……谈谈吧，阿桥，我料想得到，你的‘往事’一定是甜美、难忘的……当然，说不定也是苦涩的。但无论怎样都请你谈谈吧！……我刚说过，我这次跟车出游，并非为了单纯的玩耍，我是想要采访你、了解你呢！说不定，我会把你那动荡的青春、不如愿的爱情，以及你特殊的个性和品行，一一地写出来，写成一部感人的小说，我就由此成名，由此登上文坛，成为女作家呢！……呵，我可是时时刻刻都在寻找成功的契机呢！”

汽车已爬上了第三层“阶梯”。蜿蜒的公路仍在这座苍茫的高山上回旋上升。前头还有两层“阶梯”盘亘在山腰的上部。赵桥依然放低档位，轻轻加油，让马力强劲、毫不疲倦的“五十铃”缓慢爬行。他腾出一只手来，取下了音响磁带仓里的那盘快要播完的轻音乐磁带，换上了一盘新磁带。

第一首歌的乐声立即充满了驾驶室。这是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主题歌《手拉手》。

黎明划破黑夜，
用希望在你我心中燃起火焰，
迈向崭新的一天。

未来将是属于我们的世界、世界。

心与心相连、手与手相牵，

我们相信彼此之间距离不再遥远。

.....

勇敢走出你自己，

紧紧相连的手传递热力，

阳光投向大地，

带着骄傲一起飞向无边的蓝天，

所有的美梦都不再是奇迹。

那雄浑、洪亮、激荡人心的乐曲在驾驶室内久久回荡

.....

“柳静，你喜欢这首歌吗？我最喜欢这首歌了！……我永远忘不了中央电视台实况转播的汉城奥运会开幕式的情景与画面。……那宏伟的规模、磅礴的气势和酣畅的豪情，至今还那么清晰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当那南朝鲜的四位男女歌星，穿着夹克，戴着墨镜，以洪亮低沉的歌喉，唱起这支《手拉手》的时候；当那成千上万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国籍的男女运动员在那宏伟的体育场上手拉着手、翩翩起舞的时候；当成群的白鸽在广场上空振翼腾飞的时候；当高耸的巨型火炬飘燃起烈焰的时候……那可是我们这个地球和人类最辉煌、最壮观、最伟大的时刻呵！……大概是我平时觉得这个世界太浑浊、太暗淡、太野蛮的缘故，当时，我有好长一时刻，仿佛觉得我们的电视是在接收来自另一个星球的电波，荧屏呈现的所有迷人景色与狂欢场面都是另一个星球上的另一种文明的同类，在庆贺他们的节日……”

汽车终于征服了五层的“阶梯”，爬上了坡顶。柳静探

出头往下数了数横贯在山岭上的“阶梯”层数后，她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为山脉的雄伟和公路的险峻而感叹了。

汽车在山顶向里转了个大弯，柳静姑娘又被映入她眼帘里的另一幅景色迷住了——高山的里侧有一条长长的溪流斜躺在她的视线底下。溪流的两岸怪岩凸起，婷婷玉立，峰峦叠嶂，在挺拔的岩峰间隙中夹杂着茂盛的树木，一片葱茏。仿佛是一幅风采绝伦的风景画。她俯瞰群山，纵览全景，感慨万分。她情不自禁地捧起像机对着车窗外，一连拍了两张风景照。

勇敢走出你自己，
紧紧相连的手传递热力，
阳光投向大地，
所有的美梦都不再是奇迹。

.....

我们相信彼此之间距离不再遥远，

.....

赵桥将磁带往回倒，再一次播放了这首《手拉手》，并且独自轻轻地哼唱起来。

“是呵，这确实是一首震撼人心、感人肺腑的歌。它完美地体现了那无私无畏、勇往直前、努力奋发、心胸坦荡、团结友爱、赤诚相见的伟大的奥林匹克精神。……今天的世界、今天的中国、今天的青年，是多么需要这种勇敢、无私的精神和充满光明与希望的境界呵！”柳静望着前方的景色，神色痴迷地说。想了想，又接着问，“阿桥，你今天的心情怎么这样好？又唱歌又说笑。你以前可不是这样……往常你大多总是绷着脸，像谁都欠你的钱似的。你今天怎么了？”

被奥林匹克的精神感动了？”

飞旋的车轮向下滑行了一段坡路后，汽车便来到了山腰间。现在，公路平坦地与那条溪流相并排向前伸展，一个在上一个在下，逶迤地贯穿在座座相联的山峦间。

柳静面向溪岸，伏窗而望。对岸的树木、岩石，以及沿岸而淌的碧蓝溪流，无不令她心旷神怡，思绪万千。赵桥没再搭话，他聚精会神地打动着方向盘，似乎没留意柳静在说些什么。柳静转个脸，又向窗外观望。

也许是秀丽的景色、宜人的风光反倒容易使人产生伤感的缘故，柳静望了一眼胳膊上的黑纱，她忽然想起了猝然辞世的父亲，想起了阴森可怖的火葬场，也想起了主动前来帮助她一家料理丧事的赵桥那忙上忙下的身影来……

“阿桥，你干嘛要对我的父亲那么好？……你怎么一点都不害怕遗容、遗体？我父亲虽然曾是咱们公司的总书记，可他早已离休在家吃闲饭了，去世时既无权又无职。你从容不迫、毫无难色地给我父亲的遗体更换衣服的情景，是会永远铭记在我一家人的心里的。直至昨天，我那年迈的母亲还这么哀叹：‘我干嘛生下一窝子的丫头？要是阿桥这么个儿子就好了！’我母亲可是个知足常乐的妇道人家。她生下我们四姐妹，可从未觉得有什么缺憾与不足。可是那天，当我与三个姐姐齐刷刷地站在父亲的遗体边，看着你有条不紊地给我父亲换衣服时，我母亲才幡然发觉没有儿子是个憾事了。……阿桥，我敢断定，你面对死亡、面对遗体，所表现出的那份超脱的平静，绝非是受奥林匹克精神的鼓舞，你一定有着不平凡的经历、类似的遭遇，才会使你显露出唯有信仰天主的虔诚牧师才有的那种超脱凡俗的神态来。……阿

桥，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对我死去的父亲那么好？你为什么对死亡、对尸首没有丝毫的恐惧？……阿桥？”

柳静确实有理由这么问。因为她真正地品尝过“人走茶凉”的滋味，也真正地领略过“树倒猢猻散”的古训。她的父亲在任时，虽然他一身正气，硬骨铮铮，坚守原则，可单位里总是有那么一些惯于阿谀奉承、唯唯诺诺的溜须拍马之辈，围着他转，在她的家门进进出出，今天汇报个那事，明天要求个这物。可他的父亲一离休，那一帮子人，不仅去她家的次数剧减，而且平日碰见她父亲连打招呼时的表情和语气都完全变了样。这世态的炎凉不能不让她伤感和失望。到后来，她的父亲去世时，就连与她父亲共事多年的公司各位主要领导，也仅仅是出于惯例和礼仪地到她家来，象征性地表示“慰问慰问”。他们没有丝毫的诚意，更没有一点儿的悲戚。甚至他们还在她父亲的遗体边，相互打哈哈。所有这一切都在柳静那稚嫩、纯净的心灵上刻上了印记，并令她憎恶万分。

令她不解的是，以往与她父亲联系甚少、极少到她家去的赵桥，在她全家悲恸哀号、心慌意乱的时刻，却主动前来帮忙，又是料理这、料理那的，怎不令她感动和困惑？

“好的，我回答你的问题。听着，——因为你的父亲是共产党员。而我，曾憎恨、唾弃过那些虚假的、伪善的、蜕化的、恶贯满盈的共产党员。而你的父亲却是个真正的、高尚的、宽宏仁慈而又信守原则的共产党员。他给了我信心、热情和温暖；给我晦暗痛楚的灵魂带来了一丝光亮。所以，我不仅敬重你的父亲，而且我早已把他看作是我的父亲。所

以，当他溘然而逝，我只想表达一下对他的一片孝心。……至于说，我为什么不怕死亡、不怕遗体，那是因为我曾面临过死亡，曾摆弄抚摸过遗体……所以，我对什么都不害怕了。”

“哦，你总算回答了。……不过，你仅仅只限于回答，而没有解释。也许要解释很难，是吧？我谅解你。但你还得回答我一个问题，……这问题，也许做姑娘的不该问。可是既然你已把我当作妹妹，我也把你看成了哥哥，而且我已决意要了解你、采访你，决意写小说、当个作家，所以就请你原谅我这一出格的提问吧——阿桥，你为何不恋爱、不结婚？……是你的生理有缺陷而毫无欲望？还是你有过什么特殊的劫难，致使你信奉和固守特殊的道德戒律与准则？……谈谈吧，阿桥。就像你曾说过的那样‘敞开心怀、无所顾忌、无需戒备’地谈谈吧。我绝不是一个放荡的女子，但我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女子。虽然我经历过一次不成功、不值得留念的恋爱，但我还是个地道的黄花闺女。……出于对知识的渴求和写作的需要，我仔细地研读过《性医学》。也许，我掌握的性知识，比你的还丰富。总之，你别把我看作是羞答答的姑娘，你心里想些什么，就说什么，好吗？”

柳静不屈不挠地追问着赵桥。她神色执着，一种毫无矫饰的成熟之美，从她整个面部的肌肤上渗透而出。她父亲的去世对她震荡极大。虽说她的性情一向稳重，可以前她天真、活泼的成份远胜于她现在的成熟成份。

“啊，我们的谈话，真可说是快节奏的。……也可以说，具有着奥林匹克的精神——‘无私无畏、赤诚相见！’我很喜欢！真的。柳静，你真是个爽快的姑娘。只是你问的

问题，我确实很难用三言两语作答。再说，我现在正在开车呀！思想开小差可是要出事故的。……今天我已破例地谈了很多，以往，我是很少这么边开车边谈话的。呵，今天是我最快的一天。好在我们有时间，等我们的车停下了，我们再好好地谈……不，不是谈，我觉得，我应该把我过去的生活、我的难忘经历、我残缺的青春、我破碎的爱情……我所有悲惨苦难的记忆……一一地述说给你听，满足你这位纯真、好奇、想当作家的姑娘……不，是想当作家的‘妹妹’。”

赵桥把车停在了一个树荫浓郁的小镇上。这会儿，他们俩双双地坐在路边的一家小饭店里吃着早点。

其实，他们俩上车前各自都吃过早饭了。赵桥之所以在这儿停车进餐，完全是由于他对这个树木稠密、风格古朴的小镇怀有特殊的好感；而柳静则因为是第一次在远郊的小店里小吃，因此倍感新奇、食欲倍增。

“看，九点都过了，饿得厉害吧？你多吃一些，我可不要紧，早吃晚吃都一样。习惯了！”赵桥一边说，一边拉开一瓶易拉罐可乐，搁到柳静的面前。

“我不饿，我也吃过早餐了。不过今天由你这位大哥哥请客，我要尽力吃的。”柳静毫无拘谨，一口接一口很香甜地吃着喝着。

这虽说是早餐，但赵桥却点来了大盘小盘的四样菜，而且还用可乐、啤酒作饮料。

“柳静，你喜欢村庄吗？我很喜欢。这虽说是个小镇，但却有原始村落的那份幽静和安谧。过往的车辆虽然穿梭不

止，但那浓郁的树荫足以将它们的噪音吞噬殆尽。……我很喜欢这个具有古雅情调的小镇。每次跑省城，我来回都要在这儿熄个火，吃盘小菜，或喝上一杯什么的。”赵桥夹起一片炒蘑菇，轻轻地咀嚼着。他的双眼则不时地张望着店门外的一株株参天大树、土瓦房和偶尔驶过的车辆。

“是的，我也很喜欢。乡村有乡村的色彩和风情。不过，我可以肯定地说，我喜欢乡村的缘由是与你不一样的。我是由于觉得咱们的县城太嘈杂、太喧闹，而每天上班又太紧张、太劳累的缘故，才喜欢这郊野、这村落的。因为它能松弛我的心弦、调节我的心绪。而你下过乡、插过队、住过农民的大瓦房，所以你对村庄、对树木、对村民怀有特殊的情感，是吧？你之所以每次路过这里都要停车在这店里小坐，无疑地是因为这个乡村小镇与你生活过的或记忆中的某个村落有极为相似的地方，它能激发你的情思、激发你的联想，并促使你作最甜美的回味……。我没说错吧？阿桥。”

“就算你没说错吧！聪明的东北丫头！”赵桥喝下一小碗的啤酒，很宽厚地笑着。“不过，我比你更聪明，因为我猜得出你紧接着又要说些什么了。‘阿桥，谈谈吧，谈谈你的过去，谈谈你的经历，我在采访你、了解你，我决意写小说、当作家……’对吧？”

赵桥说完，与柳静对视了一眼，彼此都开心地笑了。

“是呵，你猜对了！我是准备这么问的。以前，我总是稀里糊涂地过日子，一天挨一天，今天想着明天的事。我不善于回忆、不懂得珍惜有意义的、值得记忆、值得回想的往事。就说我的父亲吧，他在世时，是多么的爱我呵！四姐妹中，我最小。但我父亲偏爱我的原因，并非是因为我最小